

主編序

本刊自第十三期（2015.3）採用學術主編制營運以來，透過包含藝術史、社會學、物質文化、新媒體研究、影像論述、建築學等不同專業領域的導入，邀集相關學者投入研究議題、發展取向及編輯方針等多元性的開拓，進行跨學科整合之試驗，二年之間，已然獲致不少實際迴響及可觀成果。例如，在投稿及刊登論文方面，除了質與量的雙向提升之外，投稿者的年輕化現象，以及領域、議題的持續擴充，為本刊形塑出全新的學術形象，作為任期制的首位主編，實感欣慰。

然而，一部以鼓勵形塑當代學術樣貌、推展實驗精神的雕塑研究刊物，在面對觀念定義及學術方法不斷擴編的情況下，究竟應走向何方？對當代雕塑創作，提供何種學術參照，甚或生產批判功能？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本刊改制後相當重要的思考命題，同時，亦可說是對該領域的未來性所提出的必要質問。這些已然遭遇或即將面臨的諸種課題，象徵著對傳統經驗的告別，同時，也預示著一段冒險犯難歷程的開始，既充滿想像，亦不無風險。然而，藝術創作或研究所面臨的時代興革，唯有在不斷批判與行動的交互過程中，始能找到可能的時代座標及基本價值。

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曾有一段有趣的觀察：

今日，藝術是一種新的工具，是一種改變意識和組織感性新模式的工具。……傳統上被接受的所有邊界因此受到挑戰：不只是「科學的」文化和「文學藝術的」文化，之間的邊界，或是

在「藝術」和「非藝術」之間的邊界；同時也是在文化世界本身中許多已確立的區隔——形式和內容之間，輕佻無聊的和嚴肅之間，以及（文學知識分子的最愛）「高級」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反詮釋》，1966）

可以知道，當代藝術觀念的變遷，在於從意識及行動中產生全新的工具性意義，傳統價值遭受批判、反思，過往豎立的所有邊界，因為無法回應益形複雜的當代社會而逐漸消失，當代文化發展已然走向尋求「新感性」——超越、實驗與融混——的嶄新狀態。

故而，桑塔格又說：「新感性是挑戰多元論的；它同時致力於一種令人痛苦的嚴肅性及趣味、機智、鄉愁。」（同上）當代文化的形塑，具有對形塑文化多元性可能性的挑戰勇氣，卻也生氣勃勃地反映出當代社會紛雜並陳、互為對照卻豐富多變的生命情調。「新感性」的反映，可謂當代文化發展最重要的時代特質，就此種角度來說，當代雕塑跨越傳統雕塑的限制及過程，與其說是在雕塑自身媒材或形式上進行改革，不如說是一種對創作意識及行動進行批判之後，自然出現的跨文化生產結果，當代雕塑研究復應如此。

延續之前的學術規劃，本期除三篇經過雙向匿名審查獲得刊登的三篇文章之外，另包含「經典翻譯」、「校園雕塑巡禮」以及2014年「藝術座標」座談會後續內容等單元，分別從學術論述、書評、翻譯、田野調查以及座談會紀實等方面，多重呈現當今臺灣雕塑研究的不同面貌，彰顯上述跨文化、跨方法及跨觀點學術生產的當代認知。曾鈺涓〈真實與虛擬幻境中的觀者感知研究〉一文，透過個展《奇米拉的世界》的案例分析，檢視科技技術所創造的視覺知覺與身體感知，以及當代影像創作有關觀眾與作品、影像空間互

動等問題，尤其是如何在由實體與虛擬共同形構的影像場域中，建構自身的主體經驗，並藉以分析「以觀者為核心」互動理論建構的可能性。

郭懿萱〈陳夏雨的女性雕塑作品初探〉一文，探討日治時期留日雕塑名家陳夏雨裸體女性雕塑創作及其個人風格形成之經歷，除涉及師承關係與展覽競賽等因素之外，作者認為陳夏雨雖被視為黃土水之繼承者，不過，卻更為注重人體精神性、理想性特質的呈現，與前者已有所區別，藉此討論所謂「真正的自我創作」等問題。徐柏涵〈田中修二，像と彫刻——明治彫刻史序說〉一文書評，針對原作者有關「像」、「雕刻」與「雕塑」等語彙觀念交織、整合的過程，檢視其在日本近代雕塑發展上的不同意義。除針對文章節段落進行重點分析之外，認為該文具有多方貢獻，並提出擴充取樣分的範圍、區分繪畫與雕塑中有關像的意涵等綜合建議。

上述研究，分別代表不同領域研究者對當代學術議題不同形式的個案探討，其結果，卻共同凝聚出具備超越、實驗與融混的「新感性」，既多元又紛呈。不論是影像創作與觀眾產生何種空間知覺關係，雕塑家如何摸索自身的創作途徑、建立主體性，抑或是雕塑觀念、語彙在近代時空交錯背景下如何形成及變遷，都不約而同地譜出一種在交互激盪中所形塑的跨文化特質，同時，面對了在地與世界的雙向回應，宛如「日曜日散步者」中前衛文學家所展現的態度與精神。

白適銘